

去大理谈场恋爱

◎朱丙强



去了一趟大理，我患上了相思病。虽然回来有段时日了，但是每晚夜深人静之时，我的思绪总会伴着《小河淌水》那优美的旋律重回大理。在洱海边聆听一个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在千年古盐村诺邓的石阶上徘徊，在茶马古道上传听老人们讲述马帮的故事……

9月下旬，我有幸参加了“百名文化记者大理行”活动，和众多文化记者一起相聚云南大理，去探寻这颗高原明珠的神秘和瑰丽。一到大理，我便被蔚蓝色天空中那一朵朵洁白如雪、状如棉花的云团吸引。深居北方，习惯了雾霾和沙尘暴的我感觉自己好像是进入了仙境一般。天空好像变低了，云也离我们更近了，我屏住呼吸，生怕出一口气把这团“棉花”给吹走。

漫步洱海公园，眼前是辽阔的海面，头顶是在阳光照射下忽明忽暗的云团，身后是巍峨的苍山，耳边是一对小情侣打情骂俏的嬉笑声。好一副美丽的高原山水画，我感觉自己仿佛也被融化在了画中。

“哎，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进入弥渡，导游小妹一首旋律优美的《小河淌水》让车上昏昏沉沉的我们

顿时清醒。

《小河淌水》被誉为“东方小夜曲”，因其优美的旋律，被国内外众多知名艺术家和艺术团体以各种形式进行演绎。它讲述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彝族小伙康帅在走马帮的路上遇到了美丽的姑娘阿细，两人在一条小河边定了终身，并相约等康帅这趟回来就结婚。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康帅始终没有回来，阿细就一直等。原来康帅早就在路上遇到意外去世了。痴情的阿细经常来到小河边等，陪伴她的只有哗哗的河水和那夜晚的月光。最终，阿细终身未嫁，一直等到了80多岁去世……

那条小河叫亚溪河，位于弥渡县密祉镇，河面不宽，水流平缓，两岸青草葱茏。秋日的午后，静坐河边，那潺潺的流水仿佛在向你诉说阿细姑娘对康帅无限的思念。

小河旁就是汉藏之间因茶马互市而形成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穿密祉镇文盛街而过，街上的引马石，在阳光下犹如一条银丝带伸向远方。

文盛街上偶尔也能看到马队的身影，不过这已经不是长途跋涉的马帮，而只是附近村民在运材料。站在悠悠茶马古道上，耳畔又响起了当地居民唱起的《小河淌水》，透过那低回悠长的旋律，茶马古道上的那份依依不舍、翘首企盼、焦灼等待仿佛就在眼前，从模糊到清晰，从眼前到永恒……

茶马古道上究竟发生过多少故事，又寄托了多少人的梦想和爱恨情仇，叮叮当当的马铃声也许正是在向我们讲述这一切……

大理是纯洁的、质朴的，她犹如一朵俏丽的金花，不需要任何化妆，揭开盖头，她的素装就足以让你魂牵梦绕。难怪《解放军报》的一位前辈感慨：来到大理，真想谈一场恋爱。

期待着再来大理，期待着和她谈一场浪漫的恋爱！

为你种一片麦

◎黄森林

小石和小凡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都是县城的小职员。他们夫妻恩爱，相敬如宾，一双儿女，活泼可爱，家庭美满，生活幸福，很是让别人羡慕。可是他们平静幸福的生活却被一场体检打破。

年初的时候，小凡的单位组织职工进行了一次例行体检。体检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颇为意外，年轻的小凡被查出罹患肠癌。这对小石和小凡来说，不啻晴天霹雳。小凡一时接受不了命运对她的不公，痛不欲生，情绪低落。小石百般安慰她说，只要精心治疗，一切都可以改变，只要有良好的心态，相信她一定可以创造奇迹的。在小石无微不至地照顾下，小凡也渐渐接受了摆在面前的现实，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通过几次化疗以后，小凡的病情渐趋稳定。

小凡在医院治疗的同时，小石也积极搜集有关民间偏方，他暗下决心，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就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小石听别人说，喝小麦汁对小凡的病有好处，因为小麦汁具有遏制肿瘤、消炎退热、疏利肠胃的功效。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凡。小凡笑着说：“你哪有那么多小麦苗

啊？”小石望着妻子，坚定地说：“到时我种一片给你！”

很快就到了播种冬小麦的季节，小石真的回到了农村老家，找到当队长的二叔，说是想找一块地种小麦。二叔把他瞅了半天，问他种小麦干啥，他把实情告诉了二叔。二叔说，现在农村唯一不缺的就是土地，因为大家都外出务工，土地成片成片撂荒了，你想种哪块就种哪块。在二叔的帮助下，他找了一亩比较肥沃的地，犁地耘地，然后种了小麦种子，并且没有施任何肥料，他要保持绿色天然。

几场秋雨下过，小麦的种子发芽了，渐渐地钻出大地，为贫乏的大地增添一抹动人的绿意。慢慢的麦苗长高了，那一亩地的小麦尽情地展现出一片勃勃的生机。

小石每天清晨都起得很早，趁着霜露，赶回老家，弄回新鲜的麦苗，然后榨成小麦汁，让小凡喝。

小凡每次都认真地喝下，因为她明白，那些绿色的“血液”会流进自己的身体，在自己的血液里汩汩流淌，她知道那里面饱含着丈夫的心血和浓浓爱意。

咋不换新的

◎杨梅

邻居大纲过惯了节俭日子，家里的日常用品出了点问题，他总是修来修去舍不得丢。

上星期，大纲岳父的随身听摔了一下，不发声了，就送过来叫大纲帮着看看。大纲折腾了好几天，总算又给整好了，只是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吱吱”的有了杂音。大纲媳妇在一旁建议：“爸爸喜欢随身带着听戏曲，这个有了响声就扔掉吧，回来再给他换个新的。”

大纲闻听，不悦地接话道：“有了点响声就扔掉换新的？那你爸有气管炎的老病根，天天‘吼吼’地喘粗气，你妈咋不换新的？”

·纪实连载

中国生活记忆

(9)

■文/陈煜

“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

1980年，中国第一本时尚类杂志《时装》在北京创刊。

这年夏天，由北京橡胶厂设计的半高跟胶底女凉鞋投放市场，很快受到女性们的追捧。

1981年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儿。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

这项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大多数是待业青年。在他们中要精选出20名女性和10名男性模特儿，年龄在17至30岁之间，每月固定工资40元，每小时造型时还可以得到津贴，预计每月收入可以超过100元，聘用合同以半年为期。

以前学校请模特儿都是靠教师学生介绍，自从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个体户以后，找模特儿越来越难了，有关院校建议公开招聘，文化部同意了。

由于封建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做模特儿被认为是羞耻的。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1985年，一位年仅19岁的农村姑娘陈素华，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被女友介绍去南京艺术学院当人体模特儿。

陈素华本身是农村人，这在当地人眼里简直是邪恶。父母终于明白了女儿干的“丑事”，怒不可遏，不让她再出门去“丢人现眼”。乡村里，天天有人来看“新闻”。走到哪里，都有人戳着脊梁骨骂她。她终于被逼疯

了，脱光了衣服住屋外跑。

93岁的刘海粟大师，知道陈素华被逼疯的消息后，特意寄了1000元港币来。（天天：《蒙难人体女模特儿的畸形家庭》，1988年10期《家庭》）

其他模特，显然比陈素华幸运。《法国费加罗报》1985年7月27日报道，中国模特儿来巴黎为皮尔·卡丹作表演。这是中国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这8位姑娘同其他25名男女一起在工人体育馆激起了阵阵掌声。那是皮尔·卡丹在中国举办的第4次时装表演。15万名热情的观众欣赏了这位高级时装设计师1985—1986年度的最新样品。但是，胸肩过于袒露，紧身裙大腿部分开衩太高……这些东西在看台上引起了惊讶和反感。

1986年11月，在深圳举行了全国第四届《力士杯》男女健美比赛，这是中国女子健美运动员第一次穿着比基尼比赛服（包括两片相连的乳罩和一条三角短裤，俗称“三件头”），在一年一度的全国最高级的健美比赛中首次亮相。

大会组委会新闻宣传部黄序作部长25日午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比赛是由深圳市健身会根据最新国际规则提出方案，经组委会批准后举行的。男女比赛服装按国际比赛要求，女运动员要穿比基尼健美服参赛。“三点式”俗称不妥，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比基尼健美服是国际健美协会竞赛规则规定穿的服装，这和击剑运动员穿的击剑服，摔跤运动员穿的摔跤服一样，是比赛的需要、评分的需要，不应该有什么大惊小怪。（郭殿卿：《男女健美邀请赛日前在深圳揭幕》，1986年11月30日《生活周刊》）

从深圳掀起的比基尼冲击波从南到北震撼着中国这块古老而又保守的土地，从此女子健美热迅速传遍祖国大地。这应了西方一句俗语：“比基尼告诉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自由。”

明日关注：“菜花头”和“波浪头”

·传记连载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14)

■文/李锐

小哥，真爷们儿

齐秦，江湖人称小哥，我们70后一代心目中无可替代的传奇。

当年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演唱会时，我还是个穷学生，买不起门票。正好有个好朋友在工体当实习生，可以利用他那点微弱的“职权”，把我领进工体院门，然后抱歉地对我说：“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记得体育馆外面有一个很高的消防梯，直通顶部，无人值守。我就蹑手蹑脚顺着梯子爬上去，小心翼翼地攀在屋顶的铁架子上，傲视人群，俯瞰小哥，全景尽收眼底。谁说这不是真爱我跟谁急。

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件事沉积多年以后，会成就我和小哥之间的一段缘分。

2013年初，第一季《我是歌手》开录前，每位歌手都要选择自己的经纪人。在他们七位中间，小哥无疑是最大的牌。可惜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我走上前，对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当年我没钱买票，趴在工体房顶的铁架子上听过你的演唱会。第二，所有的经纪人当中，我跟台领导关系最好，选我，没错的。

小哥笑得要命，二话没说，签下了我。

我和小哥特别投缘。都是祖籍山东，生在东北。好交朋友、骑机车、唱歌、喝酒、爱吃大蒜，怒了还会动手打架。骨子里都是纯爷们儿。听他唱《北方的狼》，会忍不住仰天长啸，恨不能同去草原，亮出嗜血的牙齿追寻目标。

小哥真性情，带他参赛，回回都少不了酒。一开始我不明就里，他要喝，我就陪他喝，却见他身边的人战战兢兢，欲言又止。后来他们才告诉我，小哥喝了酒，你要敢惹他，拳头可是很厉害的。

我方知自己是在“舍命陪君子”，当时

还认真考虑了一下，万一被他打，我还不还手呢？不还手，大概不可能，因为我这副身子骨架不住被人打啊，从小练就的本领就是自卫还击快而猛。但是如果还手，我应该照哪儿打才合适呢？

好在那次，小哥及时打住，没喝高。跟我在饭桌上把酒言欢的时候，他一定没想到我的笑容背后还有那么复杂的心路历程。

事实证明，我的心路历程绝非多余。有一次小哥唱完，《我是歌手》摄制组去212房间采访他，我看见他的助理小赵站在门口，用手捂着眼睛。“怎么了？没休息好？”我问他。

“不是。”他摇头，“小哥昨天喝酒了。”

然后把手拿开让我看，嗨，好一个乌眼青！小赵不无委屈地说：“我就是拉了他一下，叫他别喝了，他一挥手说别管……”隔了一周，再次开唱，再次采访，还是老地方。又看见小赵捂着眼睛站在门口，一脸惆怅的样子。“还没好啊？”我表示深度关切。“他又喝酒了。上次是左边，这次是右边。”小赵说，“还好不是同时，否则真成熊猫了。”即便如此，跟在小哥身边的人，仍然对他尊敬有加。性情中人，偶尔失控，自是难免。大家都记得他被烧伤吧，那次他累了在房间按摩，按摩的小姑娘实在太困了，拿起半罐酒精点上火，直接扣在了他背上。他老婆说，当时冲进卧室，见他浑身是火在地上打滚，全凭年轻时打架的功底反应快呀！

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认为那小姑娘完了，烧伤普通人赔不起，何况是巨星！谁知小哥轻描淡写地说：“算了，别为难那孩子，她不容易。赔个几万对我起不了作用，她可得倾家荡产了，何必呢？”

听见没？这就是小哥，真爷们儿！

明日关注：欧洲巡演受追捧